

ОДИНОКИЙ ДАР

孤独的馈赠

黄礼孩 / 主编

[俄] 英娜·丽斯年斯卡娅 / 著 晴朗李寒 / 译



山西出版传媒集团



北岳文艺出版社

❧ ОДИНОКИЙ ДАР ❧

孤独的馈赠

黄礼孩 / 主编

〔俄〕英娜·丽斯年斯卡娅 / 著 晴朗李寒 / 译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孤独的馈赠 / (俄罗斯) 丽斯年斯卡娅著; 晴朗李寒译; 黄礼孩主编.
— 太原: 北岳文艺出版社, 2015.7
ISBN 978-7-5378-4445-1

I. ①孤… II. ①丽… ②晴… ③黄… III. ①诗集—俄罗斯—现代 IV.
① I512.2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5) 第 140738 号

书名:
孤独的馈赠

主编: 黄礼孩
著者: [俄] 丽斯年斯卡娅
译者: 晴朗李寒

责任编辑: 庞咏平
助理编辑: 牛晓红
书籍设计: 张永文

出版发行: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·北岳文艺出版社

地 址: 山西省太原市井州南路 57 号

邮 编: 030012

电 话: 0351-5628696 (太原发行部)

010-57427866 (北京发行部)

0351-5628688 (总编办)

传 真: 0351-5628680

网 址: <http://www.bywy.com>

E-mail: bywycbs@163.com

经 销 商: 新华书店

印刷装订: 山西人民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
开 本: 787mm × 1092mm 1/32

字 数: 188 千字

印 张: 8.75

版 次: 2015 年 7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15 年 7 月山西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378-4445-1

定 价: 32.00 元

代序：我在从土壤中生长，像一棵云杉

黄礼孩

2014年3月12日，俄罗斯杰出的诗人英娜·丽斯年斯卡娅在以色列海法去世，享年85岁。最终，我们没有等到去拜访诗人的日子，这是一种无法弥补的遗憾。2010年，我把第五届“诗歌与人·诗人奖”颁给英娜·丽斯年斯卡娅后，一直期待着与我的好朋友、诗人翻译家李寒前往俄罗斯去拜访自己心目中的大师诗人，可惜最后没有成行。多年前，当英娜生病后，李寒就一直担心，怕有一天打电话过去，对面没人接了。如今，打向天堂的电话，它的波段不断在抵达，在传递着人间的思念和祝福！

2005年5月，我主编的《诗歌与人》与诗人、翻译家李寒合作，推出了“俄罗斯当代女诗人诗选”，较为全面地介绍了当下的俄罗斯女诗人的作品。俄罗斯的女诗人为我们呈现了她们的新的世界，而英娜·丽斯年斯卡娅是一个新的异数，她诗歌中深刻的诚实和灵魂的坚韧一再打动我。她的诗歌清新、明朗、睿智、直接、怜悯，充满哲思，有疼痛感和生命的温度。直接和阅读的经验告诉我，英娜·丽斯年斯卡娅是这个世界上少有的优秀女性诗人。

1928年，英娜·丽斯年斯卡娅出生于巴库，八岁去教堂做礼拜时，她已学会用诗歌来祷告了，十二岁时已经懂得记下诗歌的文字。在战争年代，英娜·丽斯年斯卡娅并没有读到什么关于诗歌的书。“我读的第一个诗人是叶赛宁。那时我十三岁。1942年，战争爆发了。我在军队医院工作。我的女邻居送给我两份礼物：《圣经》和叶赛宁的诗集，并告知我此书是禁止的，不要让任何人看到。”叶赛宁成了她的第一位老师。英娜·丽斯年斯卡娅没有受到很好的高等教育，但这不妨碍她走向诗歌。十九岁时，她已经写出这样的诗歌：

请用棉被裹紧我，把窗子关闭，任何理想
请不要向我提起
你看，我如此疲惫，身心困倦，
在深夜我很少入睡，
活力消减。

而在思绪的墙壁上——
是乘风鼓起的白帆，——
我不能无视它们，
请让我闭上双眼。

这种相似令我恐惧，——
摘下那双面挂毯吧，——

我如此竭尽全力，
就仿佛帆船马上要冲出墙。

此诗让我们看到青年英娜的诗歌创造已经不同于同龄人，段落的起承转合、情节的快慢，她初始就把握了自己的新鲜经验，她打开了对世界的观察和思考。诗人后来自信地坦言，“在二十到二十五岁时，我的诗已经写得不坏了，但我把它们全都毁掉了，只留下一两首。”不是忍痛割爱，毁掉是为了重新出发。对写作过高的要求，诗人的能力才不断生长，她要让诗歌沐浴在真正的光辉里。

自此，英娜不同寻常的诗歌天资开始显现。诗人的作品真正树立起品质的是在六十年代后开始的写作。

哦，那些词语多么令我痛苦！
它们流淌着，像从额头滑落的雨滴。
主流的词语
隐匿了次要的含义。

一切都在逐渐改变，
寒霜被称作白银，
甚至生活已经不能
与我忧伤的手艺相融。

生活曾在我的眼前
而一切隐藏在字句里，
就像书页之间
夹起一枚槭树的叶片。

只有在死神的面前
一切事物才找到了自己的位置。

钉子成为钉子插在自己的孔眼中，
而高处成为了天空。

——《哦，那些词语多么令我痛苦……》

是什么样的词语让诗人痛苦？它不是主流的词，也不是隐匿了含义的词，不是篡改了生活本质的词。在诗人内心流淌的词，它是呈现、是真相、是道义、是良知、是忧伤、是愤怒……但现实的生活中，词语被伪装、被代替、被隐藏，是指鹿为马，是“寒霜被称作白银”。在一个无法真实说出事物本质的时代，诗人认识到“只有在死神的面前，一切事物才找到了自己的位置”，世上所有的事物都在死亡的面前止步，也只有在死神面前才找到自己的位置。诗歌道出了时代的不平、不公和黑暗，也写出诗人内心的痛苦，面对命运的无奈。在《我终于洞悉了语言……》一诗中，诗人写道：

我终于洞悉了语言
看清了它的实质，
它的肉体 and 灵魂，
我终于准备好，
把这些话大声地说出。
然而，那些荒唐可笑的时代
对我干了自己想干的一切，——
越是深入了解自然的本质，
我们越是害怕表达。

这首诗歌一再写到语言，对语言的认知就是大声说出。在荒谬的年代，诗歌是思想的外衣，是思想的内核，是真相的本质，说出诗人所知道的真相是一个诗人最起码的义务。诗人在自然的面前是谦卑的：“越是深入了解大自然的本质，我们越是害怕表达。”自然的本质难以穷尽，也无法触及，诗人唯有心怀敬意，尊重自然，遵从自然的法则才能抵达事物的本质。这也是诗人说的：钉子成为钉子插在自己的孔眼中，而高处成为了天空。只有事物的秩序合乎自然的法则，只有精神的秩序合乎人心的道德，世界才可以得到重建。

英娜的诗歌是她个人的，也是俄罗斯的。她的诗歌是俄罗斯精神的镜像。诗歌在她那里不是忘却，是记忆。她写道：

没有甜蜜的忘却，

只有痛苦潜藏在胸底，——
请等待来自弱者的庇护，
而来自强者的不要希冀。
这地狱般的时光
笼罩着今天的俄罗斯大地——
不要向富贵者讨饭，
请向贫困者行乞。
洞察一切，一切真理都很平常，
不要向圣者请求宽恕，
请向犯罪者请求原谅

——《没有甜蜜的忘却……》

这首写于 1967 年的诗歌，不仅仅是诗人的骨气和姿态，也不是诗人站在弱者这一边，而是诗人坚持了自己的操守，不向权力和财富贵族乞求怜悯，而是向贫困者乞讨怜悯、善良、盼望和爱。诗歌写出了没有尊严时人的品质。诗人对于自己生活的年代看得真切：

我不知道不幸的面孔，
但我想象它是这样的：
从沼泽黑水中拔出的，
钉着鞋掌的低筒皮鞋。

我不知道敌对的面孔，
但我想象它是这样的：
从红色的死水中抽出的，
生满铁锈的短剑。

我不知道穷困的面孔，
但我想象它是这样的：

从人行道污浊的水中捡起的，
黄边儿的五戈比硬币。

我不知道善良的面孔，
但我想象它是这样的：

它是淡蓝色的河边
放着的一把白银的勺子……

——《我不知道不幸的面孔》

诗人的心，善恶分明，有着鲜明的立场和批判的精神。

俄罗斯诗歌一直以来都有对社会和现实揭露、批判的传统，这些诗歌精神在英娜的身上得到延续。对现实的讥讽表现在诗人的技巧上，这是诗人的写作融入现实世界的能力。英娜的《连衣裙》充满观察和思辨：

“对我来说孤独已经足够了！”——

我陷于绝望，这样思索着，

在黑暗中脱下裙子，

就像蜕皮的一条蛇。

……街道上黎明亮得有气无力——

一场暴雨打乱了全部秩序，——

那条裙子松软地悬挂在

楔进墙壁的钉子上。

它是那样软弱，

那样软弱——也实在没有什么，

我担心的，绝对不是自己的疼痛，而是它的。

在半明半暗的房间里，

当陌生的面孔昏昏欲睡

轻轻触及我的面庞，

它成了对我的一种折磨。

连衣裙是平常之物，但在不经意之间又有我们常人看不到的一面。诗人脱下裙子，也就脱下外在的加在身上的东西。在这个风暴打乱秩序的时代、在这个无力的黎明，所有的一切都是软弱的。诗人清醒地知道，她担心的不是自己，而是半明半暗的国度。当诗人面对昏昏欲睡的、没有警醒的陌生的面孔，它才是痛苦，才是折磨。诗人由连衣裙想及自身、他人、生活、社会、国家，她没有直接说出更多，而是有所隐藏。这就

是一个大诗人的技巧和心灵相融的典范：想象力支持思想力从而成就优秀的诗歌。

我在土壤中生长，像一棵云杉，
那是多层的土壤，六角星星
不能把我从这里救赎。
在俄罗斯风雪与俄罗斯音节中
我生根长大——没有别的出路，
我已把自己献身为入质，从吸气到呼气！

把自己献身为入质，多难而伟大的心灵，不是谁都可以拥有！英娜·丽斯年斯卡娅让人敬仰之处，是她像祖国的云杉树，不曾离开生命中的土壤，人们回头一看，已是巨人的树木。

有尊严地活着，有良知地坚守自己的底线，这是英娜获得人们尊敬的地方。她尊重戒律，逃避规则。1979年，她为了抗议苏联作协开除维克多·叶罗菲耶夫和叶甫盖尼·波波夫两个年轻的作家，她和利普金、阿克肖诺夫退出苏联作协。退出体制，意味着利益的放弃。诗人没有后悔，他们不想亵渎自己的灵魂而选择了内心的真实。在《教育论》中，有一句话是这样写的：“世界最大的需要是需要人——就是不能被购买也不能被出卖的人；衷心正直而又诚实的人；直指罪名而无所忌惮的人；良心忠于职责犹如磁针之指向磁极的人；虽然诸天倾覆而仍能坚持正义的人。”英娜就是这样有正直心灵的人。在任何

一个时代，都不缺乏有思想高度的人，缺的是按照这样的真理去生活的人。英娜践行着自己的信念，她没有什么恐惧。她在《榎树花疯狂绽放……》写下了：

榎树花疯狂绽放，
夏天在沿着斜坡驰骋。
那是什么样的水草？
显然，那是美人鱼的秀发
织成的绿色灌木丛。
而在美人鱼的胸中
是水流清脆的拍击声……
请你不要绕过我，
这倒数第二的不幸！
至于那最后的不幸
我自己也不会主动绕行。

最后四句诗深深地把我打动，如此的心灵，如此迎向生命的勇气不是谁都有的。诗人之所以是时代的声音，那是因为诗人所发出的声音来自历史的土壤和社会的底层，因为诗人就是社会、时代、人类的器官。诗人不会丢掉这些，更不会绕过这些不幸。诗人一再披露自己的内心：

我永远不会将书写过的纸张
出卖给火焰。
我怀着守财奴样的多疑
呵护着自己的耻辱。

它令我付出昂贵的代价——
冷酷的审判，
而灵感与疲惫
会伴我前行，直到永远。

——《我永远不会将书写过的纸张……》

诗人不会为了荣华富贵出卖自己的灵魂，为正义、尊严、信念付出代价再昂贵，诗人也在所不辞。但诗歌过多的愤懑情绪也会遮蔽诗歌的美学天赋。

俄罗斯是一个浪漫的民族，这在英娜·丽斯年斯卡娅第一个接触到的诗人叶赛宁的诗歌中可以窥见。俄罗斯也是一个忧伤的民族，从白银时代的诗人的作品中，我们感受着诗人无处不在的忧伤：

有的人会得到
幸福的馈赠——
它能飞，会叫，
就像栖息的群鸟。

有的人会得到
特权的馈赠——
它有分量，易腐烂，
就像小铺里的商品。

有的人会得到
神奇的馈赠——
就像有益健康的
甜美的花蜜。

而我会得到
孤独的馈赠，
它干涩，激烈，
如同大海里的火焰。

——《孤独的馈赠》

诗人把自己的生命隐藏在孤独中，就像海水隐藏着火焰。
读这首诗歌，我由衷地热爱着诗人，孤独让她如此高贵和美好！

因为孤独，生命的状态是如此的不同：

不知不觉我已站在莫斯科郊外的林间，
把双手深深插入袖口里，

我这样站着，就像站在教堂的
唱诗班里，而我却忘记了词句。

也许生命的本质就是孤独。诗人珍藏孤独，就像把花粉和阳光藏起来一样，把它们安放在心灵的一个角落里，就成为蜜。也正是从花粉和阳光中飞出来的蜜蜂，它对世界的孤独才采集到更多。孤独和忧伤是英娜诗歌的一种气息：

蝴蝶被针尖钉向永恒，
哦，可我却被笔尖钉向白纸
也许一切都可以成为文字游戏，
假如游戏拥有足够的勇气。

但我还善于嘲笑自己，
因为活着就要笑对死亡，——
蝴蝶保留了金黄一天蓝的颜色，
啊，而我得到的却是绿色的忧伤。

诗歌的忧伤来自诗人私人的世界，它旋转着成为我们的忧伤，但诗人的生活热情又是不可质疑的。这种起伏的心绪像是从水到雪花的过程，更多的时候，我在诗歌中看到诗人的同情之心：

面对永恒的时间
我们的恐惧不会长久——
只是在这样的时刻，——
第一场小雪，如同生病的孩子，
身子蜷缩，紧贴在院墙上。

英娜·丽斯年斯卡娅能成为俄罗斯诗歌表达新的主体，是因为她一直依靠真和通过真而存在。英娜·丽斯年斯卡娅被誉为阿赫玛托娃、茨维塔耶娃之后俄罗斯最重要的女诗人，这是因为诗人为俄罗斯诗歌增添了新的光彩。早在1993年4月，索尔仁尼琴给英娜的信中就写道：“人们好像还曾忧虑：在阿赫玛托娃和茨维塔耶娃之后，由谁来延续俄罗斯诗歌自己的独特性，为其增添光彩，树立威望呢，——这由您达到了，显然，这并非按照既定的计划，而是非常简单，自然而然，水到渠成。”索尔仁尼琴是一位受世人尊重的大师，他的话语自然是有分量的。今天，我们来看英娜的诗歌，她是一个后世还拥有读者的诗人。伟大的诗歌经得起时间的洗礼。从阿赫玛托娃、茨维塔耶娃到现在的英娜·丽斯年斯卡娅，时间在为她们歌唱，时间在为她们加冕，从不停歇。

是的，她们是同一品种的诗人，她们有着心扉互启的延续性，有着相同的精神向度，并跳动着珍贵的命脉。俄罗斯诗歌令人动容之处是，一个诗歌心灵总是能进入另一个诗歌心灵，她们之间有着默契的心灵感应，并催生出另一个伟大的心灵。